

1987年

《朝阳党史资料》

(合订本)

中共朝阳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七月

目 录

- 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征集
整理工作的初步意见……陈文斌（1）
专题综合报告和丛书写作要求……（9）

崢嶸岁月

- 叶柏寿、凌源阻击战……周仁杰（10）
挺进热河初战热东……
……杨思禄 郑维家 卜占亚（16）
热辽地区工作的几点回忆……李杰庸（22）
热东办报回忆……宇 光（29）

壮烈千秋

- 疾风知劲草
——记抗日烈士乌庆霖…
……胡广志 王凤钧（37）

地方史料

- 民国时期朝阳人民革命斗争大事记
……秦奎一（43）
小资料三则……（48）
简讯……（49）

中共朝阳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朝文内刊字第44号)

朝陽黨史資料

王國權

1987

第 1 期

(总第66期)

1月5日

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

征集整理工作的初步意见

（在西部地区党史资料业务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

陈文斌

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整理，是一项十分重要、十分严肃、难度很大的工作。过去，只是试点地抓了一些，没有全面展开。近年来，为了总结经验，指导当前，教育后代，以适应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全国各地和中央有些部门都很重视并在一定范围内开展了这项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去年七月，中央办公厅〔1985〕40号文件下达之后，各地征集部门根据“全面地、认真地把我党六十多年来的历史资料收集和整理好”的精神，普遍制订了工作计划。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整理工作已提上工作日程。为了办好这件事，中征委打算分片开会征询意见，然后拟订方案，报请中央批准，再召开全国会议部署。现在讲几点意见供参考。

一、几个认识问题

有几个问题需要统一：

（一）文件比较齐全，要不要征集整理？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三点：

1. 文件的完整情况如何？

社会主义时期文件保管较好，各种文字资料基本齐全，但是并非完整无缺。有些重要的文字资料，文书档案部门并没有收藏。十

年动乱中，造反派抢档案、抄家，一部分文献资料散失，至今下落不明。粉碎“四人帮”后，落实政策，在销毁诬蔑不实材料时，也损失了一些有史料价值的材料。所以社会主义时期的文献资料，仍需要搜集。

2. 光靠文件行不行？

有些文献资料的记载，不符合实际情况，需要搜集真实情况的资料。有些重要文件，因为背景情况不清楚，不能了解它的真实内容和价值，需要请当事人提供有关背景材料。有些史事，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记录，要靠当事人回忆。有些典型事件的典型材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需要调查访问，系统地搜集整理。所以光靠文献资料不足以为研究历史提供完备的材料，还需要收集整理文件以外的各种资料。

3. 文献资料不整理行不行？

整理文献资料有两个作用：一是推动征集工作。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哪些问题不清楚，还缺少什么材料，从而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收集。二是经过整理的史料，更便于保存和利用。

总之，搜集整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仍然是一项重要任务。

（二）当事人在世，认识不易统一，还要不要征集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

对历史问题，当事人认识不统一，评价不一致，是正常现象。由于认识不一致，会给史料征集整理工作带来困难，写史的难度更大。“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最好留待后人去做”，这种说法有部

分道理。在当前，有些具体问题，只能“宜粗不宜细”，或暂时回避。但是，写史和搜集史料有联系也有区别。史料是客观存在的已经形成的对史事的记载。把这种客观的、人的主观意志所不能改易的材料收集起来，不应该受人们认识的影响。

生活五光十色，反映生活的历史丰富多彩，人们对史事的认识是多角度的，研究历史是要真实地再现历史的纷繁复杂的本来面目。为研究历史提供史料，应该把不同角度提供的史料全部收集起来，以便分析比较，去其伪，存其真。

在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往往只有一种声音记录，而另一种历史的回声却被淹没。如果不趁当事人健在的时候把被淹没的史料搜收集整理起来，将会造成永远不可弥补的损失，使后人无从真正了解先人走过的路，吸取应有的教训，也无从准确地评价千秋功过。

认识上的不一致不是绝对不可求同的。有些问题是由于彼此对情况不了解；有些问题是由于实践还没有充分证明史事的真理性，人们对史事的正确与否还看不清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有可能在充分把握史料的基础上达到一致，在中央统一结论的基础上达到一致，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达到一致。

因此没有理由说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由于当事人健在，认识不易统一，就不可以征集整理。当事人健在，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利可利用，弊可克服。所以应当趁当事人健在时抓紧时机开展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

（三）正在实践的事，好不好作为历史材料搜集整理？

人类在社会活动中走过的道路，留下的陈迹，就是人类社会的

历史。今日之事，即明日之史。今日之记载，在明日即为史料。正在实践的事，它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从现实的角度考虑，正在进行着的事，其是否正确，还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历史的考验，对它不宜急于做历史结论。但是，不能说不可以做为史料收集，不能否定现实行为所产生的各种记载的史料价值，不能否定收集整理这些史料的意义。史料的客观性，并不受时间、空间变化的影响。从积累史料的角度考虑，随时注意收集、整理史料，有利于文献资料的保管，有利于史料的保存，是为将来研究历史、评价史事提供最可靠、最完整的史料的最好方法。搜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资料，作为史料加以整理，是一项预见性的工作。

（四）大家都很忙，当前要不要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

当前，党的中心任务是抓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各项工作都要为实现党的总目标、总任务服务。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也不例外。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主要精力是抓经济工作，无计划地找他们访问，请他们参加会议、题词，会干扰他们的工作。由于当事人大多健在，对一些历史问题认识不一致，在征集研究工作中，若不慎重，就可能引起争论，影响安定团结，给中央或各级领导带来麻烦。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要慎重从事，不可一轰而起，全面开花，以致影响党的工作。这是如何安排工作的问题，不影响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研究党史，总结历史经验，进行传统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精神财富的生产，其作用是潜在的、巨大的。

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经验，对指导当前的工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搜集、研究、整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提供利用，是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抓好这项工作，可以使精神变物质，促进四化建设。

二、关于指导思想

如何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在业务指导思想上要明确三点：

（一）对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都要有充分的估计，既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提高对完成这一任务的责任感，树立坚定的信心和决心，大胆开拓；又要认真细致，谨慎从事。

（二）要具体分析社会主义时期史料征集工作的特点，明确工作中应遵循的原则。

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现实性、政治性很强，要服从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服从于实现党的总目标和总任务的需要。征集整理资料，要着重于总结历史经验，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为准则，对于牵涉个人关系的是非问题，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既不因人立言，因人废言，不以人取舍材料，存真求实，又要照顾安定团结。历史上发生过重大争论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的史料都要征集、整理，但是处理这些材料要极为慎重。

（三）各项工作要统筹兼顾，从实际情况出发合理安排。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不能理解为工作重点转

移。民主革命时期的专题资料、丛书、大事记、组织史料等各项工作都要继续抓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工作，如何安排，因地因时而宜，不一刀切。

三、关于工作任务

确定工作任务，一是要明确时限；一是要确定空间范围。

主要任务是搜集、整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的党史资料。上限，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确定。下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必要也有条件进行搜集整理的，也可以安排。

建国以后党处于执政地位，国家和政府的活动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一时期的党史资料，与国史、部门史、专业史有联系也有区别。搜集、整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资料，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的资料：

- 1、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资料。
- 2、反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和贯彻实施的资料。
- 3、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革命和建设的重大实践活动的资料。
- 4、对党的活动和发展紧密相关的敌友方面的资料，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家关系方面的资料。

社会主义时期各种文献、文件、报刊等文字资料基本是齐全的，史料征集工作应着重于以下方面：

- 1、散失在社会上的文件、文电手稿、重要书信、记录、录音、录相、文物、调查报告、珍少的报刊书籍，以及其它文字、视

听资料。

2、回忆录、访问记。主要是反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制定过程，党处理重大事件的决策情况，重大事件、重要会议的背景材料，对重要人物的回忆。不要一般地组织写回忆录。

3、典型事件的典型材料。包括当时的记载和现在的调查材料。

史料要经过研究、整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能立准、立好。研究、整理史料也是党史资料工作部门的重要任务。

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要顾此失彼，或有所偏废。

整理史料提供利用的主要形式是：

- 1、专题资料；
- 2、资料丛书；
- 3、大事记。

编辑、出版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应该十分慎重。有关中央的党史资料，由中央部门编辑并经中央指定的部门审批；地方和部门的党史资料，由地方、部门编辑，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央部级党委审批。对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不宜于向党外、国外扩散的资料，不能随便公布，有些资料只供中央领导参考，由中央档案馆保存。

四、方法和步骤

(一)制定规划。各级党史资料征集部门都要精心设计、列出题目，制定目标明确、措施得当、切实可行的工作规划，先搞好总体设计，再有计划地进行。切忌追求声势，不求实效，盲目行事。

关键是要列出征集整理项目。项目（专题、丛书、大事记，以及某种专项材料或文件的搜集），工作目标，承办任务的单位或个人，完成任务的预定日期，均应明确并切实可行。

全国性的征集工作规划，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制订。

地方和部门的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制订本地区、本部门的征集工作规划。

（二）反映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党的活动的史料和全国性的史料，由中征委负责组织征集、研究和整理。

军事方面的党史资料由全军征委负责规划和组织征集、研究、整理。

省以下的地方党史资料，由省、直辖市、自治区征委会组织征集、研究和整理。

中央同部门，中央同地方，以及部门之间，对共同有关的任务，通过横向联系协作完成。

（三）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可以分为：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1949—1956）、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7—1966）、“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76—）四个阶段。根据先易后难、先重点后一般、先急后缓的原则，可分段安排。“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史资料要早抓，要抓好。

（四）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把搜集、研究、整理党史资料，同各部门、各地方编写部门史、地方史、专业史结合起来，同党史教学科研活动结合起来，采取承包责任制，把任务承包给有关单位或个人。承包之前要对责任、义务、权利、成果处理、纪律等

项作出明确规定。承包之后，要经常监督和指导。

(五)充分发挥老同志的作用。主要是请老同志提供资料、帮助审查材料。有些老同志可以直接从事史料的征集、研究、整理工作。考虑到当事人写史的种种局限性，一般不由当事人牵头征集、研究、整理与本人有直接关系的有争议的史料。

这些意见，只是我们当前的一些设想，请批评、补充、修改。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专题综合报告和丛书写作要求

- 1、定题目要突出主题，画龙点睛；忌大而不当，华而不实。
- 2、写背景，要紧扣主题，开门见山；忌联系太远，头重脚轻。
- 3、写意义，要恰如其分；忌套话连篇，有意拔高。
- 4、写过程，要脉络清楚；忌主次不分，过细过繁。
- 5、写情节，要朴实无华，重在叙事；忌虚饰夸张，过分描写。
- 6、写人物，要功过分明；忌因亲疏定褒贬，以成败论英雄。
- 7、写原因，要理由充足；忌捕风捉影任意推测。
- 8、写结论，要准确、实在；忌主观臆断，模棱两可。(摘自《党史资料征集通讯》1986, 7)

叶柏寿、凌源阻击战

周仁杰

我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到达承德。冀热辽中央分局分配我到冀中纵队（黄寿发纵队）第一旅工作。

冀中纵队是冀中根据地的子弟兵，在承德组成第一、第二两个旅。我任第一旅旅长，漆远渥任政委，杨力任副参谋长，吴彪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三个团：六十二团（团长曹志学，政委韩仰山）；七十一团（团长白云峰，政委肖泽西）；七十三团（团长潘云堤，政委马德骏）。全旅六千七百余人。

十二月下旬，军区命令我部开赴建昌发动群众，收缴日伪及土匪武器。

部队到达凌源，已近年末，决定到凌源稍事休整，再向建昌地区进发。当时旅部驻凌源县城。元旦前后几天里，我们忙于为开展新区群众工作和剿匪做各方面准备。一九四六年元月六日，冀热辽军区来电称：××日敌军占我朝阳城（敌军番号和占我朝阳日期均不明），令冀中纵队前去收复朝阳，等等。纵队接此电令极为意外。当时，整个部队毫无作战思想准备，实际上也不具备与美式装备的敌军作战的条件。不仅武器极少，多数是徒手兵，而且部队刚从军分区独立团和县大队扩编而成，部队熟悉游击战，从未参加过大部队正规作战。当时，部队游击习气未除，思想动荡，指挥机关的人

员严重不足，整个旅部只二十余人，连电台、军用图都没有，我手头只有一张小学用的热河省挂图。以这样的部队与美式装备的蒋军作战，困难是可以想象的。

当天，纵队令我旅为前卫。我们当即召集会议研究敌情，决定将各团有枪支与徒手连队分为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有武器装备的连队组成：六十二团有三个连，由团长曹志学率领；七十一团四个多连，由团长白云峰，副团长白斌率领；七十三团近五个连，由团长潘云堤、政委马得骏率领。全旅第一梯队共有一千五百余人。不少连队是临时拼凑而成的。此外，抽出各团侦察员及有战斗经验的老游击队员组成一个侦察队。第一梯队由我和吴彪同志率领。第二梯队为徒手连队和旅团机关组成，留凌源城，由漆远渥和杨力同志负责。此方案经纵队批准后实行。大约是八日，我和吴彪同志率领第一梯队仓促向东进发。第一天进至叶柏寿车站以西瓦房店至王福店一线宿营，侦察队前出至车站以东十里外侦察警戒。第二天晨七时前，第一梯队以七十一团、七十三团、六十二团序列向朝阳前进，为了及时弄清敌情，侦察队前伸较远。当七十一团进至锦州、赤峰、承德三线交叉处的叶柏寿车站时，听到前面有隆隆的火车声，我令该团立刻停止前进，派人观察情况。这时正好火车进站，停车后，我们意外地遇到李运昌将军。在此之前，我们没见过面，他询问是谁的部队，我当即向他报告了部队番号和奉命东去收复朝阳的任务，他说估计朝阳已被占领了（从现在查到的资料，朝阳被占是一月四日，当时我们相遇是九日），当时在场的有热东军分区的作战科长李怀章同志。正在此刻，车站东面山上发现敌情。我即令七十一团一营营长姜兴发率部队向东山上的敌人攻击。当我们部队

一去，敌人就逃跑了。后来知是当地土匪武装。李司令命留下一个排的日式山炮（两门）给我们。

我们沿铁路线继续东进。我随前卫七十一团团部行进。走出车站约十几里地远的虎头山进入一条山沟时，侦察员押来两个敌人。经讯问：俘虏供称他们是国民党第五十二军一九五师，该师正向承德前进，今日到叶柏寿宿营……。我即令部队向回转，令七十一团抢占左翼的虎头山。部队正在运动之际，侦察员又押来敌军一个电话班和驮着通讯器材的几匹牲口。我与七十一团领导跑步登上虎头山，即见对角山梁上敌军正往下走，因无军用图，我们所以不知道行进的左翼竟有山梁小道。若不是机敏勇敢的侦察员，我部将有被敌压在山沟里被动挨打的危险。

我军全部占领了山梁，隐蔽地展开了阵势。敌人也在对面山梁上集结，隔沟相望。敌后续部队在一条小干河旁就地停下了。但并没有展开战斗，这是因为互不摸底，敌我只是对峙着。我让通讯员把电话接到铁路长途电话线上，向凌源旅部漆政委、杨副参谋长及纵队通报上述情况，并要漆、杨考虑第二梯队的转移。我和凌源通话后，召集各团团长，研究敌情，分配任务：第一梯队由东向西北按七十一、七十三、六十二团顺序展开待敌。此时我得悉，在我军西北方不远处有热河纵队第三旅九团，即派参谋去通报敌情并要九团酌情占领西北山，沟通了我旅与九团联系。我们在研究部署任务时，个别团长求战心切，多次提出向敌人进攻，因当时敌人已占领阵地，又系美式装备的远征部队，我军兵力、兵器均处劣势从未打过山地攻击战，打起来连一付担架都没有。总之，我方没有条件去进攻，我没有同意这个建议。令部队注意隐蔽，做好对付敌人进攻

的准备，如战况不利，部队可交替掩护撤退。避敌锐气，不可硬拼。

下午两点以后，敌向我阵地发射六零炮，距离一千二百米以外，我未还击。炮击后，敌又派出一小部队下到山沟里打了一阵枪。我还是不予理会。敌人的试探行动，我方不为所动，使敌捉摸不定，判断发生错觉，大半天没有什么作为。

黄昏后，我旅撤出阵地，退至叶柏寿车站以西的张福店一线山地，占领阵地后，连夜构筑工事，准备敌人明天的进攻。同时把我旅行动通报了三旅九团，请他们视情行事。后来据说九团当晚被敌偷袭，搞掉一个连。该团系新组建部队，伪军人员比例不小。敌人从此知道了我军内情。

九日上午，敌进至叶柏寿车站地区，派出小部队向我发起攻击，被我打退，为了弄明敌情，在阵地上我叫通讯员把电话线接到长途电话线上，几次窃听敌人电话，有一次敌人讲话的是湖南口音，他听我讲湖南话，问我：“你们到了什么地方？”我含糊其词回答到了某地方，遭到共军抵抗等等。窃听后，我令通讯员切断朝阳敌人与凌源通话的线路。当日晚，我派小部队对车站守敌袭击。

当晚接到纵队命令，让我和吴彪赶回凌源，留部分兵力与敌人对峙警戒，担任阻击任务，其余撤回凌源城。我遂决定由七十一团的四个连坚守阵地。六十二、七十三团迅速归建。我与吴彪当晚回凌源纵队部。接受新的任务后，当即回旅部召集会议传达纵队命令：全旅以团为单位，分三路于拂晓前撤出县城。七十一团的第二梯队一千多人由政委肖泽西率领，沿铁路线西去，过汤泉（郭杖子）后离开铁路折向北；漆、杨、吴率六十二团及旅直撤向凌源东

南，七十三团撤向城西南三十里以外的乡村。在七十一团第二梯队撤出凌源车站向西行进的途中，与承德东开的一列火车相遇，肖泽西同志叫部队发出信号，令火车停驶。火车停下后，肖泽西同志上车，见是热河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胡锡奎、冀中纵队政治部主任谭冠三等一批党政军领导同志，他们是去前线慰问部队。肖泽西同志向胡、谭等首长报告了前面的敌情和我部的行动计划，胡锡奎同志当即指示将车上的武器，装备七十一团，胡、谭等领导同志下车随七十一团一起转移。

当日深夜我与参谋人员赶回叶柏寿前线七十一团指挥所与该团正副团长会合。十日晨七时，敌一九五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我军阵地进攻。敌主要使用炮火袭击，进攻之敌遭我反击后进攻稍缓；不久敌炮火又猛烈轰击，我令七十一团边打边退，交替后撤。当部队退至凌源城南郭杖子时，我判断撤退部队还未走远，即命部队对进攻之敌进行顽强阻击，迟滞敌人行动。战斗进行到十时后，为了吸引敌人，我令部队避开公路，撤向通往凌源的山梁上，继续节节抗击攻击敌人。骄横之敌果然中计，一部跟踪追击，另一部沿公路包抄，截我退路。在山梁小道上由军区拨给我旅的两门山炮拉不走，我即命炮排将炮弹全部射向追击之敌。然后炸掉火炮。当我们退到凌源城北的河滩时，发现从正东（即左翼）迂迴凌源城的敌人向西前进，此敌正堵我退路。我们一面就地隐蔽、观察，一面做好战斗准备。正当我急切需要弄清左路敌情之际，侦察员从城里抓来了两个俘虏。我从俘虏口中得知：左路敌军为第十三军第四师等情况。此时，我已弄清：左路敌军是十三军军部率第四师由建昌迂迴凌源；右路是敌一九五师的二个团，由叶柏寿向凌源

西北的汤泉推进，以截断我军退路；中路为敌一九五师的一个团担任正面进攻。我们已四面受敌，在这危险时刻，我脑海里在迅速地考虑如何率部突围。当我勒紧骡子缰绳，转身想和团长白云峰商谈时，却不见其人，我掉转头一看，只见白云峰身着日本黄呢大衣，围着狐皮脖领，后面跟着马夫、通讯员，已溜进我军侧后的土沟。我连喊几声白团长，他毫不理睬，此时他已跑出二、三百米远，才知道他临阵脱逃，这时我掏出左轮枪，又连喊几声他仍然不应，我真想开枪打死他。顾虑周围全是敌人，不宜开枪。

此时，我与白斌副团长研究，部队立即分路突围。由白副团长和二营教导员何作涛率二营顺河而上，穿越右侧公路向北突去；我带姜兴发一营，从左路敌人后侧顺沟而上，先敌占领一个山头。我见公路上没有敌人，即令部队分两路越过公路，迅速占领对面山头，摆脱了敌人。我们继续向东南方向行进，下午四时许，我与漆远渥政委率领的旅直和六十二团会合了。双方都很激动，漆政委高兴地说：“旅长，我们命苦，好危险啊！”我说：“完成了阻击任务损失不大。”我们简要地交换了这两天的情况，全旅上下都为完成阻击任务顺利突围而高兴，都为经历这次严峻的大规模作战的考验和锻炼而精神振奋，当时我们这样一支部队，不知地理，不明敌情，沿着敌主力部队向我推进的铁路线前进阻击敌人，很可能陷入绝境。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以劣势兵力和装备与敌周旋了两天，迟滞了敌军行动，迫敌止于平泉。粉碎了国民党拟于和谈前占领承德的企图。

（本文摘自周仁杰《保卫承德——八个月经历记》）

《作者简介》：周仁杰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现任中顾委委员。